

## 人间百味菜市场

□李勇鸿

每天清晨或傍晚,我最喜欢去家附近的菜市场散步,因为那里的人情味最浓,那里的烟火气最重。

这是城郊一个住宅小区门前的马路,严格来说不是正规菜市场,只有在早晚上下班下班后才能摆摊设点卖菜。但这里的菜比大超市的菜品更新鲜、更水灵。菜贩或菜农每天清晨5点多就来到这里抢占最佳位置,也将最好最鲜的蔬菜摆放在显眼的地方,青菜带着清晨的露珠,鸡蛋存有鸡窝的温度……几百米长的菜市场,每天都热闹非凡,人来人往。

街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鲜鱼摊,一对年轻夫妻打扮得阳光干练,也把鱼摊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顾客指着一条鱼,女人便轻快地从水池捞出,“叭”的一声朝案板上一摔,接着,她利落刮鳞去腮,开膛破肚,不到两分钟就将鱼宰杀清理好了,然后笑着递给顾客,笑着举过收款二维码,又笑着迎接下一位顾客。男人接了一个电话,开上三轮摩托车去饭店送鱼,车技娴熟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。

卖菜的人群中,有固定的菜贩,也

有附近的农民。一天,我经过一个菜摊时,就听见一位大妈向另一个摊主说,前一天晚上她睡不着,半夜醒来就去菜地挖菜,谁知道凌晨3点赶到市场时这里一个人没有,自己占了一个好位置,回头一问治安巡逻的民警,才知道最早凌晨4点才有人摆摊。

菜市场上,有叫卖声,有讨价还价声,也有刚出锅馒头包子和各种卤肉的香味。买菜的大多是当地居民,也有匆匆忙忙的上班族,他们要养活一家老小,每天的日子都在精打细算。特别是家里的主妇,早就盘算好了要买的菜、孩子喜欢的虾、老人爱吃的豆腐,一日三餐的营养搭配要得当,到了市场就是优中选精、好中挑更好的。厚道的菜贩们最明白买菜人的心思,有时也会搭一小把葱几块姜,这让菜市场的气氛更加和谐。

菜市场里也有很多故事。那个卖肉的摊位上,一位大眼睛姑娘每天清晨都开着三轮车准时到达,自己将半扇猪肉扛在肩上,轻松挂在架子上的铁钩上,接下来便很快分割成许多小块猪肉售卖。三年前,她还是一名高二学生,

父亲在一次夜里进货时遭遇车祸,下肢瘫痪,一家子陷入风雨飘摇。她放下书包,扛起了父亲的责任,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女生生历练成了女汉子。还有一对中年夫妻,在城里打拼多年,挣了一点钱开了一个饭馆,后来由于生意不好,饭馆关了门。于是,夫妻两人起早贪黑地搞起了贩菜的生意,问及他们的感受,男人淡然一笑说,人生没有一帆风顺,这点苦累算不了什么。

一天傍晚,我刚走到菜市场,就遇到一场强降雨,人们纷纷找地方避雨,一个菜摊上的西红柿被大雨冲得乱滚,一个50多岁的男人奋力在雨中捡拾,但是,由于他的摊位是一处低洼地,最终一大堆西红柿全部被路上的洪水卷走。雨停了,前来为他送饭的老婆见状伤心地掉眼泪,男人抓起一个馒头塞到嘴里,狼吞虎咽吃完,笑着安慰老婆安心回家,自己要去批发市场连夜排队进菜,明天一定在菜市场抢占一个好位置。

雨后的黄昏,华灯初上,菜市场又恢复了繁华和热闹。我看着那位男人开着他的三轮摩托车驶出了菜市场,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

## 父亲的爱

□陈昱元

表妹病了,姑父承担起了照顾她一日三餐的任务。每次看到姑父给她做的热气腾腾的饭菜,我都羡慕不已。表妹嘴里嘟嘟囔囔说:“你看我爸用猪肝瘦肉煮了这么大一碗粉,也不知道什么味,我还是努力吃完它,免得让我爸担心。”

我忆起,母亲突然离世,父亲由于太过思念母亲,在乡下回县城的路上,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伤到了眼角。回到家里,他的衣服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。当时,我正好闹肚子,四肢软弱无力,父亲的伤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赶忙从床上爬起来,冲了一杯淡盐水喝下去,然后跌跌撞撞地扶着父亲往诊所跑。

医生给老爸的伤口清洗包扎,并缝了几针,问老爸痛不痛,老爸说还好,就是头晕。原本就虚弱的我,见到父亲那么大的一个伤口,流下了眼泪,差点晕厥。父亲还以为我肚子痛,叫医生不用管他,先看看我咋样了。医生诊断我得的是急性肠胃炎,立马开药给我吃。医生问:“你们这一老一小也真是的,一个病成这样,一个伤成这样,家里没其他人了吗?”我努力挤出两个字:“没呢!”

从诊所出来,我和父亲相互搀扶着回到了家。

伤口才刚包扎好的父亲,一回家就忙着要去煮饭做菜,我连忙抢过父亲手中的米桶说:“爸,您头不痛了吗?伤口才刚处理好,您去休息,让我来吧!”父亲却执意说:“你连说话都有气无力,人都虚脱了,今天什么时候不舒服的?也不跟老爸说。”“就是今天上午,开始以为没事,没想到一下子那么严重,想去诊所都起不来,心想等您回来再帮我去拿药吃!”“你这傻孩子,有病是能拖的吗?尤其是这些急性的病,很容易闹出人命,唉,要是你妈还在就好了!”

见父亲忆及母亲,悲从中来,我连忙岔开话题。父亲还是倔强地要弄吃的,拗不过他,我只好作罢。

父亲年轻时,会做十大碗的流水席,自从娶了母亲,家里洗衣做饭,父亲便没沾过边。久而久之,父亲偶尔做一次菜,连盐都把控不好,不是咸了就是淡了,而母亲做的菜却是色香味俱全,这样父亲就更加远离了厨房。

想想母亲突然离世,我和哥嫂又都在外地,家里所有的事情,都得靠父亲自己,不禁神伤……这时,父亲叫我吃饭,桌上已经摆放着三菜一汤,我尝一下,非常可口,打趣地跟父亲说:“老爸,您啥时候把老妈的手艺给偷学过来了?”父亲笑着说:“还用跟你妈学,我年轻的时候可是掌过勺的大厨!”父亲一边给我夹菜,一边笑着叫我多吃点,我突然鼻子一酸,一股热泪情不自禁地涌出。

如今,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两个人都走了,再也没人对我嘘寒问暖,给我做好吃的了。多希望爸妈的碎碎念念,可以岁岁年年,永远,永远……

## 父亲这本书

□李小鹏

我习惯去读很多美好的事物,比如山峰,读出它的雄伟;阳光,读出它的温暖;大海,读出它的宽广。但在读到的世间万物中,只有一样,那就是父亲这本书,我一读再读,一生都难以读透。

父亲身上最鲜明的,当属甘于奉献的精神,他在生活中总是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人。

记得有一天中午,我和父亲走在路上,看见一辆车停在马路中间。父亲立刻敲了敲车窗,得知这辆车出了故障。父亲立即表示愿意和车上的人一起将车推到路边。就这样,大家顶着火辣辣的阳光,将车推到路边。

父亲教育我自强不息。印象里,他遇到什么事情,从来没想过放弃,无论是工作中的难题,还是生活中的困难,

他都勇敢面对,迎难而上。

我小时候经常和父亲去乡下送生产好的面条。有一次,三轮车开了一半路程就出故障了,父亲下了车,只能一手握着方向盘,一边用力推车,就这样推了几公里路。尽管很累,但他始终不曾想过放弃。

父亲经常说,如果遇到一点事情就停下而不是一鼓作气将事情做好,怎么可能做好工作呢?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在成长中从不惧怕困难,无论是解不开的难题,还是工作中的困难,我都会想方设法去解决。

也是在父亲的教导下,大学时期,我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。开始学习前,我会放平心态,让自己舒缓地进入学习,以最饱满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。在学习中,我会严格要求自己,哪怕重

复过许多遍的习题,也会打起最饱满的精神,聚精会神地得出最为确定的答案。遇到不够确定的问题,我会及时询问老师。一天的学习结束后,我会做一个简短的总结,比如哪些做得比较好,哪些还需要改进,以这种方式不断反思,不断进步。

每当我遇到困难,就会想起父亲告诉我的话:只要向前走,就能追寻前行的方向。可怕的不是黑暗,而是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理想,没有办法跟随理想的指引,以至于无法向前。人这一生需要理想,需要向前的动力,需要前行的方向。也许梦想有时遥不可及,但我知道父亲一直陪伴着我,因此我从不惧怕困难,从不迷茫。在我看来,只要坚守父亲带给我的执着,等待我的,将是无限可能的未来。

## 破瓦罐

□蒋光平

小时候,家里有一只装水用的瓦罐,不记得是哪一天,我们几个小孩在家里满屋子地疯跑着做游戏,突然,只听“咣啷”一声,瓦罐不知被谁不小心给碰翻在地,流出的水湿了整个屋子,原本完好的罐子也因为剧烈的震动而开裂了,破了一道长长的口子,我们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。父亲走了过来,狠狠地教训了我们一顿。看着摔破的瓦罐,母亲不禁深深地叹息道:“多好的瓦罐啊!用了几十年了,可惜被你们几个淘气鬼给弄坏了。”

从此,这只不能装水的瓦罐就被放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,渐渐地,我们开始淡忘了它的存在,只是有时我们几个小孩在极度无聊的时候,会把它拿出来当球一样地踢几脚,有时踢完以后,我们也不去管它,让它躺在沙土或淤泥

中,任凭风吹雨打。甚至有时,我们还会恶作剧般地故意在它上面撒上一泡尿。我们想,这只瓦罐算是完全报废了。因为它实在又丑又臭,我们甚至连踢它几脚的兴趣都没有了。

突然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时,发现在路边躺了几个月的那只破罐不见了。一只又破又丑的瓦罐,谁会拿走呢?后来,我们在隔壁张大爷家发现了它的身影。张大爷教了一辈子书,刚刚退休在家,平时有养花草的爱好。原来我们那只瓦罐是被张大爷拣去准备养花呢。张大爷把瓦罐装上了土,从另一个花盆中移了一株水仙花栽上。短短几个月,那个瓦罐里就花香扑鼻了,惹得我们这群小孩每天一放了学就会跑到瓦罐前去逛两圈,看看哪朵花又要开了,闻闻哪朵花又变

香了。

有一天,张大爷笑呵呵地问我们:“好看吗?”“好看!”我们不约而同地答道。“那你们知道这花儿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吗?”我们不解地摇了摇头。张大爷指了指那只破了的瓦罐,意味深长地说:因为这是一只破了的瓦罐啊!如果是只完好的瓦罐,把花种在里面,积水会把花给淹死的,而这只破了的瓦罐因为有缝隙就可以让多余的水流出去,这样就能既保证花儿所需要的水分,又不会因为罐里的水太多而把花儿给淹死。听了张大爷的话,我们若有所思。

后来,我们不小心又陆续打破了好几个瓦罐,但再也没有乱扔过一个。因为我们知道,即使是一只微不足道的破瓦罐,也有它存在的价值。